

鄭
溪
集

郎溪集卷八

宋 鄭獬 撰

詔

登極訓飭諸臣詔

古者禹稷相稱不爲朋黨孔顏相譽不爲比周蓋夫聖賢之人秉天下之公議推仁恕以待物故其樂道人之善光華擬乎日月機智通乎神明措民治國同迹乎伊尹周公不爲過言也公議而已今夫攬大權處貴仕其有所譽也則皆諂言諛色蒲伏逶迤嘗卑役以事之矣其有所毀也則皆詭論怪行以驚動流俗而嘗被寵矣其有所爲也則皆履道自高而不爲陰附者矣向己者榮之背己者辱之朕何望乎公道之化行也搢紳之士相與議朝廷之政幸而有賢者其不次而

進焉則莫不囂然相訾以謂不足以與進也暴其瑕釁顯於
岳牧諷動臺諫以力圖排斥至於沉溺而不用則又相與嗟
戚私怪朝廷之不進也蓋其進則與己之相軋其不用則無
累於己是非相貿黑白相渝徇如波濤無有止息之期言者
不公聽者不明無切磋規戒之美有翕讐讒搆之謀首公奉
上之節廢徇己死黨之義成於是賢不肖相乘更相陵奪雖
有師曠之聰聽之安得不惑哉朕初嗣位涉道甚淺當朝奏
議惟三數大臣而已至於百執事之列才否邪正昧然不知
故於朋比所宜深曉小毖之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謂成
王初授政以戒夫懷謾而罔上將寘於法焉咨爾具寮深圖
善道無干朕之有司故茲訓勵體朕意焉

訪逸書詔

朕惟先聖人之書不傳則後世無以見其迹故古之網羅遺
逸雖山巖屋壁之藏皆搜抉而出上嚴之以金馬石渠之署
延閣祕室之深自仲尼之所論著至於諸子雜說天文地理
術數方伎兵農之書罔不畢集又擇明博通辨文章之士以
羣居講解刊正其繆戾朕甚慕焉日者嘗飭有司增葺儒林
之舍置校文之官更爲善本以充四部而遺編陸簡湯滅歲
月亡者不補缺者不完校其舊藏十失四五其令有司具爲
條例購之束帛訪於天下庶乎淹中之逸禮汲冢之遺史金
匱之奇經名山之祕牒亦源源而來上矣

戒諭郡國舉賢良詔

漢氏以災異詔策賢良將以圖過失以答天譴然則賢良者
宜國家素具諮訪講摩消伏未萌奚至乎天變地震山壞川

溢驚動人耳目然後懇懇詔諭以索其大對耶朕甚不取今
朕初授政涉道未深萬事之源未能洞徹此正宜博攢豪傑
之士以新大政之時也故謀預慮則不蹶事預修而不撓賢
者素具則禍亂弭而善祥來朝廷已治百姓已安則雖有天
地之異孰爲神怪哉其令郡國搜舉賢良助朕不逮至於蒼
萊嵒石之間深藏而不市者亦宜以厚禮聘之且告朕之意
日與其樂於畎畝曷若推其澤於天下哉豐祿厚爵非汝而
誰居乎

下州縣勸農詔

朕憫夫四民之務而農者之爲最也閩土而耕暴於烈日既
旣旣種手足爲瘡西成之日吏賦民逋會不得充腹而食困
窘益空杼軸益廢執耒之民由此而去南畝游手於末業遂

使天下之疇化爲荼蕘此蓋刺史縣令不務勸督之過也夫五畝之桑植之爲帛可以無寒一廛之田耨之爲粟可以無饑元元免於寒饑則仁義可行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蓋王道之本也方春時其令郡縣躬之阡陌以勸耕桑用稱朕劭農之意焉

求直言詔

惟成王初卽政懼不能承父之業乃訪羣言於廟中故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訪謀也落始也昭考武王也以成王之賢猶恐懼以謀於下况朕之不敏處乎深宮之中未嘗試諸艱難猥受神器之重可不懼哉今萬事之初未能徧燭其果有偏謬而悖理者耶大則動天地來災變以害元元次則傷教化戾仁義以萌禍亂其令羣工百辟皆得上封事刺朕

過失朕非惟用其言固能以崇秩厚祿尊寵其人矣夫成王
懼其不能此所以爲能也則朕庶乎可以守先帝之業矣傳
曰武王以謗謗昌桀紂以默默亡則亦庶乎賴爾士大夫以
昌也宜告天下俾識朕意

戒勵求訪猛士詔

齊湣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以齊魏之褊陋猶以勇士誦
諸侯况朕之兼有天下哉今夫寇盜滅跡行萬里而不持兵
荒忽之場獸言鳥舌蒲伏而請吏可謂得不戰之術矣然士
不素練不可應卒雖甚盛德不可去兵故朕於預備之謀豈
敢忘哉於內則羽林佽飛交戟而倚仗以宿衛乎京師於外
則材官騎士屬鞬而乘邊以折衝乎疆圉武衛之威赫然震
懾四夷猶慮夫鷙強之士伏而未出顧必有抃牛扛鼎超乘

拔距之徒蹕弛於屠釣之間者其令郡縣精加采獲咸以實聞國有勇爵朕與爾靡之凡百吏民當體朕意

戒諭天下廣儲蓄詔

古之豐年皆有露積以爲收入故其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於是乎求于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乃厚賜農夫而休息之故其詩曰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如此則雖有水旱民不狼狽以其有素備也今夫刺地而耕者偏於阡壠歲或大收則未嘗蓋畜或糜而爲酒醪委其餘以食犬彘水旱之來於是乎鳥驚獸駭弱者委骨於溝壑而强者轉而爲盜賊此由刺史縣令不務教民以儲畜之過也今秋實以登畝皆倍入計其公上之賦與終歲之食及夫賓客祭祀送死養生弔慶之具外皆聚之困窘無得妄費其令郡縣常察其不率者庶乎

家給人足以強富視天下西成之日亦當有以勞賜爾之勤
也故茲詔示當體朕懷

求賢詔

昔高宗宅憂三年不言思求賢以共天祿至誠感發厥惟見
夢乃得傳說於巖險之間舉而爲相遂享大治後世之君思
賢之心不篤不能通於潛伏故寤寐之間莫能召致朕惟不
敏猥承大器深慕高宗恭默之德而蚤莫起居亦未嘗不以
進賢爲念隱顯之應寥寥無聞非天下無才傑之士蓋朕致
誠之未至耳其令郡國務加搜訪無以勢媒無以虛譽擇其
實德朕將專用之庶幾乎胥靡之下有以輶板築而至矣

安撫沿邊將士詔

王者居細旃之上披纊襯之裘則思夫民之有寒者焉列九

鼎之味享大牢之珍則思夫民之有饑者焉况吾荷干戈之士竭忠力以衛國奔王命以乘邊日月遷賈客寄之久朕憫夫去其里廬捐其妻子其有不念違而懷歸者耶持兵以出夙夜警衛其不有勤勞之歎者耶冰雪之域風沙暴露野宿而草次其不有饑渴而苦寒者耶此朕之所以投飧輒寢而爲之動心者也其詔將臣務加優恤時其番休而毋俾乎不均厚其餉賜而毋俾乎不周羸病疾苦咸用省視涼風晚矣踐更有期朕將歌杕杜之詩以遣汝之歸也秋涼汝比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中書門下詔

勅中書門下朕以爲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雖焦勞是食之間其將何所施哉

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用以革其大弊而使美利之源通流而不竭則庶乎孔子適衛之言朕有所冀焉夫事專於所習能明乎失得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利蓋亦宜資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苛刻之論務欲朘削於下而斂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置制發運諸路轉運使副判官及提舉輦運使糴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寮限定詔後兩月內各具所知本職財用利害事聞奏仍令三司勘會逐官姓名直牒催促令依限聞奏如違限不奏卽檢舉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勅中書門下詔

朕惟理財之臣失於因循其法遂至於大壞而天下之貨流

積而不通故特詔輔臣俾之置司以講求其利病將救其宿
弊而更張之上以裨於國下以足於民而或者不察以爲專
務苛碎刻削以趨公家之急茲豈朕之意哉然商天下之利
者必致天下之衆智而集成之則理盡而不悖事行而不殆
於是利源通而富庶之俗成矣其令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
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具事理經置制三司條
例司陳狀在外者卽經所屬州軍投狀逐處繳申制置三司
條例司夫有言不酌不足以申勸事如可行何吝於賞如諸
色人所言財利有可採錄施用者朕當量其事之大小而加
甄賞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于闐國王詔

朕兼覆天下至於日出月沒海外之國辯髮卉衣旣裘之長

莫不絕不測之險奉珍獻幣交暨乎魏闕之下茲豈朕之能致哉蓋上天之顧饗祖宗之盛烈然耳今于闐距京師萬餘里在疏勒之西而王以忠勇繼世用惠愛以撫其國人境內咸乂以謂夫方貢之禮久而不講思所以觀中國之盛以修舊職故遣其酋豪奉其寶玉珠璣與夫奇畜駔駿之馬連屬乎道涂背葱嶺越流沙譯十數國踰再歲而乃至可謂勤矣朕嘉王之誠欵不忘世見之儀委摯而載來朕亦思王之享中國之賜也故於旋使亦用寵答治民之餘王其善食飲以自輔養

賜岐王顥辭免南郊亞獻行事不允詔

勅顥省所劄子奏舉奉勅差充亞獻行事欲乞寢罷事具悉朕尊配烈祖祇見天神畢四海以駿奔會百靈而哀對卿親

惟介弟位冠英藩屬越綿以報功宜重觴而薦絜相成縟禮均厚繁禮毋用執辭往欵嘉命所乞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頽賀南郊禮畢答詔

勅頽介弟之重列藩之英屬越綿以恭祠迨徹籩而已事遽形奏牘來上公車敘慶惟勤歎言於再

賜楚國保寧安德夫人景氏等賀南郊禮畢答詔

勅景氏等久服禁庭率循內職屬燔柴之成禮遽飛牘以致恭載闕誠辭不忘嘉歎

賜左右直御侍邢氏已下賀南郊禮畢答詔

勅邢氏已下備數披庭參聯女御欵圓丘而甫畢抗方牘以函來載省忠勤良深嘉尙

賜西蕃邈川首領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董載加

恩勅詔

勅董鼈朕望柴泰壇天地並覩嘉與四海均鬯靈釐卿忠勇兼資珪符傳世外圉不庭實維屏翰宜渙龐恩用嘉而績茂對寵靈永綏西土今賜卿加恩告勅

賜皇弟岐王顥乞免行冊命允詔

勅顥省所上表乞免所司備禮冊命事具悉古之封侯王皆選日會月朝臨軒賜冊所以嚴王命褒有德今朕圖爾於政宜襲故常以榮異數寵至益戒避之弗處且言方在哀疚非金石奏庭之時載挹來章乃懷增惻其勿奪王之志所乞宜允

賜新除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韓琦乞免冊禮允詔

勅韓琦省所上表乞免所司備禮冊命事具悉朕之丞相舉
大軸而辭乃以司徒公出鎮於鄴方飭尚書郎奉璽綬引拜
庭下疇功錄德顯示四方亟聞衷言復避優數履謙獲吉仲
尼贊之宜輒策授以成吾丞相之美所乞宜允

賜樞密使文彥博乞免行冊禮允詔

勅彥博省所上表乞免所司備禮冊命事具悉冊拜三公古
禮也雖世久缺而不講方朕褒寵元臣位以大司空蒐綬漏
文一臨軒陛以觀夫古禮之行胡爲不察抗書而力辭竟不
能爲朕引紱庭下勉強而爲之耶嗚呼茲典何時而可復雖
從衷請予亦撫然所乞宜允

賜護葬使錢公輔等茶藥并傳宣撫問詔

勅公輔公族送終王臣銜命顧爾道途之遠諒多將事之勤

載示諭言式昭至意

賜絳州團練使羅榮進奉賀冬馬詔

賜羅榮省所進奉賀冬馬一疋事具悉一陽協守萬國奉珍
嘉上駟之逸羣執右綏而來獻載圖勤蓋彌切歎嘉

賜景靈宮使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曹佾

生日詔

親惟元舅位實上台星占大火之中神降維嵩之秀寵茲蕃
錫祝爾耆齡豈特增戚里之榮將以表勳門之慶

賜參知政事趙抃生日詔

元精維粹碩輔載生屬玉琯以生陽表桑弧而襲慶厥有頒
式以佑誕祥膺予寵嘉祝爾耆艾今賜卿生日羊酒等具如
別錄至可領也